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回 洛陽城劉興出兵

話說祁弘與張方戰上五十餘合，祁弘舞起刀，一刀砍來，一聲響，將張方連人帶馬，砍於馬下少快人意。張方手下見主將落馬，大敗而走。祁弘引動大兵衝殺過來，司馬顯不敢接戰，引著敗殘兵馬，也不來照管惠帝，竟自逃去了。祁弘衝殺一陣，來至前面，只見惠帝坐在馬上，立而不動，只管涕泣。祁弘見了，知是惠帝，連忙下馬，拜伏於地。拜罷，起身說道：「陛下莫哭，東海王知陛下為奸臣所制，特來勤王。今張方已為臣所殺，河間王戰敗而逃，頃刻當奉陛下還京，復登寶位。」惠帝聽說，收淚而謝。不一時東海王越也到，兩下相見，又哭了一場。東海王便令祁弘居前，惠帝居中，自己居後，整騎還京。正是：

安居只想行游好，播越方知行路難。
今日整衣歸舊闕，百官又見拜朝端。

一路行來，進了洛陽城，到了五鳳樓前，東海王與眾將俱各下馬，將軍馬屯紮，簇擁著惠帝進朝。

斯時，在朝大小諸臣，正坐在瑯琊府中，與司馬顯商量劫駕之事，要起兵恢復。忽聽東海王殺了張方，河間王逃去，惠帝復登大位，俱各大喜，遂約齊了一同入朝，來見惠帝，山呼之聲，盈於殿陛。拜畢，各歸班次。只見東海王出班奏道：「陛下為賊臣所劫，在朝諸臣，曾無諫救，致陛下蒙塵，幾乎不保。今見陛下復位，乃來朝賀，若不重加賞罰，便當無復君臣之禮，乞陛下照察。」惠帝道：「御弟所言甚善，惟御弟察其可行者行之，朕當允從。」東海王越奏上：與河間王合謀者二十餘人，俱斬首午門外；坐視不救者二十餘人，俱免死奪職；其餘或賞或罰，各依東海王所奏，一無容恕。那惠帝貶了諸臣，就進東海王為太宰，祁弘為大都督，俱留京輔政。又傳旨將羊後改殯，停喪白虛殿，令群臣舉哀。

自此又過了十餘日，忽一日，惠帝早朝，太宰越及諸臣俱在朝中，黃門官抱進表章來，云：「賊勢緊急；河南諸郡，俱為奪去，止有洛陽、陳留、南陽、汝南尚入版圖，然洛陽屬縣，都被殘破，現今攻打陝州，聲勢甚急，乞陛下遣將出征，庶免後悔。」惠帝顧問太宰越道：「御弟有何處置？」太宰越奏道：「目前兵將難以調遣，容臣回府，議論停當，再入回奏。」惠帝依言，遂傳散朝。

太宰越遂邀祁弘到府中，說道：「寡人想賊兵緊急，難以退服，況事此昏暗之君，縱有智勇之士，誰肯為他出力？吾意欲廢昏立明，然後命將出師，你意下如何？」祁弘道：「大王此見，甚是有理。但為伊霍之事，其跡顯然與河間王劫遷無異，須是掩人耳目，不知不覺，方是上策。」祁弘妙論，惜乎有節無斷太宰越道：「然則當如何？」祁弘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。」便附耳說道：如此如此，乃是上策。太宰越道：「此計甚妙，明日是七月七日，便當行之。」有分教，此一計：

惠帝片時成夢境，令人千古罵祁弘。

次日，惠帝在宮中，與宮女陳瓜果，後庭捕蜘蛛，合驗蛛絲多少，以為得功之應。又命宮女以五色線穿針嬉戲為樂。忽見一個宮女，笑盈盈的捧著一盤麵餅進來，對惠帝道：「此是太宰獻來進與陛下的巧酥，陛下可試嘗之。」惠帝見說，心下大喜，說道：「難得太宰如此用心。」萬乘之尊，食不可不慎也！一哭便令宮女揭去盒蓋，只見那巧酥還是熱騰騰的，惠帝用手拿來就吃一個。吃了十餘個不成陛下之體，覺得肚內有些疼痛，惠帝只說是吃得多了，故此發脹，便走入禁中，思量要睡，不期腹中愈加疼痛，一霎時就如刀割的一般，叫喚不止。看看到了三更時分，竟自嗚呼哀哉，死於御榻之上。正是：

閻王注定三更死，定不饒人到五更。

一時宮女們見惠帝食餅而崩，知是太宰越下毒，卻不敢明言，只得飛報各官及諸臣。太宰越知惠帝已崩，暗暗歡喜，便入朝與文武議立太子。只見祁弘說道：「太子覃失德，無人君之度，太弟熾重厚寡言，有類武帝，乞太宰早定大議，立為社稷生民之主，庶幾不失中外之望。」太宰越依議。一面令出梓宮殯殮惠帝，一面令宣太弟熾入宮，篡承大統。只見侍御史王珉出班說道：「主上自有太子，初無失德，今捨子而立弟，何以服眾？莫若仍立太子覃為帝，庶可慰先帝在天之靈。」仍立二字，顯然是取於父而償於子東海王聽說，大怒道：「你敢阻吾大議，將謂吾劍之不利乎！」即命祁弘牽出午門斬首示眾。正是：

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

太宰越既斬了王珉，執劍在手說道：「再敢有異言者，以王珉為例！」於是群臣都不敢有異辭。扶太弟熾即帝位，號為孝懷帝。時惠帝光緒元年七月也，即懷帝永嘉之元年也推本正史。有詩為證：

骨肉相殘事幾多，惠懷相繼奈如何？

雖然內難方雲息，頃刻烽煙起外戈。

太宰越立了懷帝，威權赫奕，惟有拱聽，不敢違抗。那懷帝雖由太宰所立，性非愚下，局勢了然，心下卻也不悅。他因是新立，未敢遽奈何，然政事都由自出，不全信他。當下見強敵在郊，便鳴鍾集百官，商議出征之策。太宰越奏道：「朝中文武，俱不嫻軍旅，臣當與都督祁弘親自出軍，庶幾強敵可服。」懷帝的意思不欲太宰越掌兵權，說道：「太宰乃朝廷柱石，朕方倚重，豈可出遠？須是大小臣工共舉一人可任軍功者，委以重任，庶無失誤。」越見說，不敢再奏。

只見班中閃出大司馬王常，俯伏奏道：「臣舉一人，可為將帥之職，乞陛下採納。」懷帝道：「卿舉何人？便可奏來。」王常道：「新城公劉興，現統雄兵鎮守汜水，若調他來徵討劉弘祖，必能取勝。」懷帝道：「朕亦知此人善於用兵，但汜水關也是要地，若調了他，當差何人代守？」王常道：「龍驤將軍顧明，智略足備，可使守汜水關。」懷帝准奏，即宣顧明入朝，升為總督元帥，到汜水關調回劉興。顧明領旨出朝，竟望汜水去了。正是：

遙傳天語出朝門，今日方知天子尊。

不一日，劉興到京城，屯軍城外，輕騎入朝來見懷帝。懷帝道：「石珠作亂，遣劉弘祖引兵入寇，攻陷城池，屢討屢敗。現今逼近京邑，朝中將帥，莫可出征。素知卿忠勇無比，故召卿回來，卿可不恤勞苦，為朕一行。朕俟卿奏凱回來，當錫卿茅土之封。」劉興道：「陛下之命，臣安敢憚行？但覺得一人有謀略的為副，軍中方有商量。臣聞洛水村側有一人，姓王名彌，少遇異人傳授秘略，曉暢兵機，陛下若擢以不次之位，使與臣同行，賊人不足平矣。」懷帝喜道：「既有異人，朕當依卿所奏。」即傳旨著侍中柳頌齋玄醮敕書，竟望洛水村來請王彌。

原來那王彌自少業儒，因見天下離亂，遂棄文就武，得遇異人傳授兵法，精通武藝。每自比諸葛孔明，嘗欲與國家驅除群難，以未得遭際，只得隱洛水村以自適。是日忽報有天使到來，王彌便知朝廷要用他，忙命童子排香案，接待詔書。不一時，柳頌到了，宣過敕書，柳頌便對王彌道：「皇上知道你抱負奇才，特遣下官前來相請，望先生即刻治裝，勿辜聖意。」王彌道：「草野之臣，忽蒙聖恩，敢不拜嘉。」喚過其弟王信，將家事托付與他，收拾琴書寶劍，同了柳頌，競自出門，進洛陽入朝拜見懷帝。懷帝見他人物軒昂，飄然有出塵之概，心中暗喜，遂封他為行軍侍謀贊善軍師，命與劉興即日出軍退敵。王彌拜舞出朝，來見劉興，劉興大喜，兩下相見已畢，敘了寒溫，即時上表出師，點起五萬雄軍，用副將桓彝為先鋒，陶侃為副先鋒，出了洛陽城，一路三軍踴躍，行向前來。但見：

一路霜威凌草木，三軍殺氣動旌旗。

迤邐行來，將至澠池縣界，劉興傳令，將軍馬離城五里下寨，遣人探聽劉弘祖消息。

且說那弘祖自渡河以來，連得了幾縣，屯軍漏地，休兵養銳，已是兩月有餘。這日聽得晉朝遣劉興引兵出敵，便對侯有方道：「聞得劉興乃是汜水關總督，此人甚有機謀，更聞得他有個軍師王弘，甚曉行軍戰陣之法，此人非司馬觀可比，不知軍師何計破

之。」侯有方道：「吾昨日夜觀天象，見劉輿將星甚是昏暗，三日之內必然身死，安能與我戰哉？元帥但按兵不動，待三日之後出兵襲之，自無不勝。」弘祖依言，閉營不出。

再說劉輿屯軍滬池境界，遣人打聽弘祖消息，回報按兵閉寨，並無動靜。劉輿心疑，便問王彌：「此是何意？」王彌道：「侯有方甚有謀略，必有深計，我等且自嚴守，待明日且出一軍，探其虛實，然後設計擒之。」劉輿道：「軍師此言，甚是有理。」

遂不出戰，傳令謹守寨柵。是夜，劉輿在軍中與王彌飲酒為樂，將至一更時分，忽然半天中一顆大星隱隱躍躍，卻像要跌下來的一般，王彌看了不覺一驚，暗想：此星正應主帥，如何煌煌欲墜？正沉吟間，劉輿仰起頭來也看見了，問王彌道：「此星不知應著何人？為何卻像墜下的一般？軍師素明天象，必知其故。」

王彌見問，不敢明言，只含糊答道：「此星正應賊帥，煌煌欲墜，正是敵人欲滅之象。」劉輿信以為實，心下大喜，直飲至三更時分，方才就寢。

至明日諸將環侍，只等劉輿起身出兵。只見劉輿傳令請軍師王彌到內營說話，王彌隨即入內來見劉輿。那劉輿將手帕裹頭，臥在牀上，見了王彌，不覺流淚，說道：「我與軍師自出兵以來，指望為朝廷除賊，不意昨夜飲酒之後，忽然得一重病，多應此身不久在人世了。」王彌道：「偶感寒疾，何故便出此言？」劉輿道：「軍師有所不知，昨夜三更時分，恰才就枕，忽見一長鬚道士，手拿一個大紅貼，走到牀前說道：『水府神祠缺一掌案，奏聞上帝，敕君為水府掌案使者，著即日起行。』是我不願，與他爭執。霎然驚覺。便頭疼身熱，渾身驚顫，坐立不定。吾想此夢甚是不詳，安能長久？」王彌見說，明知昨夜將星欲墜，劉輿多分不好，只得寬慰道：「夢寐之事，何足深信？元帥且自寬心，自然就愈。」劉輿道：「不是這說，吾統大軍在外，此位非輕，一有不虞，軍中無主。軍師才兼文武，且通秘術，吾意欲寫表申奏朝廷，就立軍師為帥，統領三軍，以退賊人。恨不能執筆，故請軍師商量此事，軍師可令眾將到榻前，吾當口授，令書記寫之。」

王彌道：「承元帥薦舉，得授今職，已出望外，安敢為軍中之主？俟元帥病癒，稍效一時之見，報效朝廷，方為正理。」劉輿道：「成吾志者，軍師也。不必固推，快傳諸將進來。」王彌推辭不過，只得走出前營，傳令諸將入營聽令。

不一時眾將都到了，隨王彌竟入內營，見劉輿臥病不起，俱各吃了一驚，就在榻前問候畢，劉輿命書記王銑取過筆硯，口占遺表，令其書寫。王銑不敢有違，依命書畢。劉輿即著副將先鋒陶侃齎奏懷帝。諸將看見，各各揮淚不止，各辭別而出，止有王彌坐在榻前相伴，不敢少離。看看到了第二日午時，那劉輿的病癒加沉重，王彌請醫看治，並無效驗。到了申時，只聽得劉輿大叫一聲，忽然不語。王彌驚慌，連忙揭帳看視，已是氣絕而死。正是：

軍功未建身先死，幽恨千年未有窮。

王彌見劉輿身死，不覺放聲大哭。不一時諸將俱到，大家哭了一會。王彌命置辦棺木收殮，將靈柩權寄寺院，因怕敵人乘喪來攻，不敢開喪，仍嚴敕諸將各營防守，不許懈怠，違者以軍法從事。諸將俱各遵令，不敢稍違，只等朝廷旨意到來，再行區處。